

梦剧场

非常非常
大贺岁



最爱的是你

现代出版社

原作 臧里 臧希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最爱的是你/臧里,臧希著.—北京:现代出版社,
2002

(梦剧场)

ISBN 7-80028-952-4

I. 最... II. ①臧...②臧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6080 号

原 作: 臧里 臧希

改 编: 王小枪

策划编辑: 陈 红

责任编辑: 吴庆庆 阎可嘉

装帧设计: 程阳阳

出版发行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-64267325 010-64240483 (兼传真)

电子邮箱: xiandai@cnptc.com.cn

印 刷: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7.625

字 数: 150 千字

版 次: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~8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80028-952-4/I·256

定 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最爱的不是你

翠花、玉花(杨青饰)



梦剧场

彭
彭(岳秀清
饰)



最爱的就是你

李小刚(徐小刚饰)



梦剧场

大张(张大礼饰)



人物谱

翠花(杨青饰):精明伶俐,命运多舛。从小父母双亡,在福利院里生活一段时间后被林一建夫妇领养。在养父被判刑之后辗转来到北京万松敬老院里工作。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失去记忆,被司机李小刚搭救,从此两人之间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,最后合力帮助秦胜利老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。

玉花(杨青饰):翠花的孪生姐姐。从小被北京武术队的教练萧锐接到北京。十几年一直寻觅着妹妹,后因为自己与秦笑所在的公司签定的一份广告合同,阴差阳错地与失散多年的妹妹翠花在一个意外的场合中相逢。

秦笑(英达饰):银鸟广告公司的总经理,秦胜利老师的侄子,为人小气、吝啬。为了寻找叔叔藏起来的所谓的“宝贝”而变得夜不能寐,寝食难安,上演了一出活生生的闹剧。和玉花签约本来是希望借助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商机大发一笔,到头来却赔了夫人又折兵。

秦胜利(李丁饰):一位慈祥、善良的退休教师。把侄子秦笑当作亲生儿子一样从小抚养,但后来却因为出车祸无法行走,侄子态度发生转变,一气之下搬到了敬老院居住。最后通过翠花和李小刚的帮助,把自己一生的积蓄二十万元捐献了出来,希望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时候,能够让更多的孤寡老人去欣赏比赛。

李小刚(徐小刚饰):善良的出租车司机,是个可爱的年轻小伙子。因为义务帮助受伤的翠花而被许多不知内情的人误解甚至指责,最后经过为帮助秦老师实现愿望的曲折而又不失滑稽的“夺宝过程”,最终在爱情的道路上与翠花走到了一起。

大张(张大礼饰):秦笑所在的广告公司中的职员,小刚的好朋友。做事急躁而效果常常又事倍功半,为了公司和玉花的成功签约疯狂奔波,在经历了煞费苦心的寻找后,求助玉花的孪生妹妹翠花扮演自己的姐姐来蒙混过关,意外地促成两姐妹的相逢。

彭彭(岳秀清饰):秦笑的妻子,心地善良的传统女性。常常无法忍受秦笑对金钱的过分追求,而又不得不“助纣为虐”,长期处于一种深深的矛盾中。最后通过和丈夫苦口婆心的谈心,使得秦笑彻底觉醒。

第一章

1

冬天的吉林,呈现出一幅油画般的北国风光,那种铺天盖地般的白雪像草原上的羊群一样洒落在东北大地上,让每个外省人都心驰神往。但同时它又是令人厌倦的,终日的冰霜不化和林海雪原,使每一个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,在得知南方已是温暖如春,而在自己的家乡却无法耕种时,都显得无可奈何。

所以每到了这个冰封大地的季节,人们便都统统躲回屋里,享受着暖洋洋的火炉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

1977年的冬天也是一样,漫天的雪花像是把整个世界抹上了一层浓浓的奶酪,祥和而宁静。

透过风雪，一所简陋的农家小院藏在一片树林之中。夜幕伴随着挥洒的大雪铺开，把整个东北大地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。夜虽已很深，但屋子里仍旧点着灯，几束微弱但执著的光线射向天际，与无边的夜晚做着顽强的抗争。

这是一间简陋的屋子，皑皑的雪光照在老得发黄的桌子上，桌子边沿的地方都已经褪了漆，看得出是有些年头了。桌子外面的窗台上摆了许多盆花草，都是些没有什么名堂的普通花草，但是，就是这些普通的、甚至没有名字的花草，使得这个寒冷的冬季充满了生机。黑色的沃土厚厚地沤在花的根部，花草刚刚浇过水，都湿淋淋的，水滴落在花瓣间，或者垂在叶间，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，让人想起卧在塘中的莲，与水交融着，仿佛进入到这个无边的冬夜中的另一种境界。

猛地，一前一后两声婴儿响亮的啼哭撕开了无声的寂静，气氛在瞬间顿时变得鲜活起来。两个新生命诞生了。

跳动的炉火把屋子暖得热气腾腾，已是大汗淋漓的接生婆跑前跑后，脸上都绽开了花儿。炕沿下站着的年轻父亲甚是激动，两手互相搓着，一时间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，只是带着憨厚、幸福的笑容，兴奋地注视着这一切。

接生婆端了一盆热水，把两个婴儿从上至下洗得干干净净，笑着回头喊父亲：“国强兄弟，你倒是过来呀！”

王国强赶紧应了一声，步履蹒跚地走过来，也不敢用手去抱，只是站在原地憨笑个不停。接生婆笑笑，说：“瞧这平时杀狼砍树的大男人，现在怎么跟老娘们儿似的？来，过来，看看你的两个宝贝闺女！”

王国强望望炕上瞅着他笑的妻子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孩子刚出生，金贵着呢，我怕我这粗手划破了她们的肉。”

接生婆抹一把汗，笑呵呵地从炕沿上捡着烟袋，王国强赶紧打

火给点着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李大娘，我没文化，您这七村八庄的经常跑，懂的东西也多，顺便就给咱闺女俩取个名字吧。”李大娘清清嗓子，指挥着王国强继续做活，嘴里不停地说：“这样吧，我看这俩闺女生得有点灵气，就叫‘翠玉’吧。”

炕上的妻子接过话茬，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咱们庄稼人叫的名字太响了不行，怕扎了老天爷的耳朵，还是普通点好，好养活。”李大娘琢磨琢磨，咳嗽一声，说：“翠玉就别改了，那就后面都加个‘花’吧。”王国强咧着嘴一个劲地点头，笑着说：“这好，这好。”望着哇哇啼哭的两个女儿，心里也实在忍耐不住，上去一只胳膊搂了一个，看着妻子说：“翠花，玉花。”这对幸福的年轻夫妇对视一眼，都会意地笑了。

接生婆提了半篮子鸡蛋，被千恩万谢的王国强送出了门，临走还不忘回头叮嘱刚刚做父亲的王国强：“大兄弟，千万记着让你婆娘把那碗鸡汤喝了，啊？”王国强忙不迭地答应：“哎，哎。”李大娘冲屋子里头喊一句：“大妹子，有啥事就让你男人过来喊我一声。”说完挥挥手，顺着王国强的手电光柱，迈着小脚出了院子。

王国强送完人回来，兴冲冲地掩好门，笑容可掬地冲里屋喊：“孩他娘，饿了吗？俺给你弄碗鸡蛋汤去！”里面却没有回音。他拔脚进去一看，妻子已经晕了过去，被子边渗出一滩血迹。王国强心头一震，跑过去扳起她的身子，大声地叫了几句，得到的却还是沉寂。他顿时明白过来，疯了似地往外跑去，用近似颤抖的声音嘶喊着：“来人哪！快来人哪！李大娘！李大娘！……”

天空一片灰蒙蒙的颜色，像是被盖了张墨瓦，往日明亮的星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没有一点黎明即将到来的影子。

不远处，邻居们蜂拥而来，李大娘被王国强背在身上，焦急地吩咐周围的人：“快去找乡里的孙医生！”两个孩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大人們的恐慌，还在使劲地哭着。哭声再次划破了黑暗，响彻半空。

时光飞逝，岁月如梭，又一个中秋节到了。

中国人对中秋节的感觉和兴奋是无法用简单的言语来形容的，身在他乡的游子、远赴各地的亲人，都会在这个特殊的时刻，同时思念着远方的家人，这种感觉，让无数人为之感伤，也让所有团圆的人们为之开怀。

而蛟河地区的福利院，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团体，在面对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时，更是别有一番感受。福利院中的孩子们大多有着无依无靠、孤单孑然的身世，每逢月亮最圆的时候，也是他们最敏感的一个时刻。翠花姐妹和许多的小朋友们一起，已经在这种感觉中度过了整整四个年头。

福利院的张大爷和往常一样，一早起来去给孩子们烧开水。这时候，从南边宿舍里跑出一个扎两个小辫的女孩子，冲着张大爷欢快地喊着：“爷爷！”张大爷眯眼一瞧，赶紧放下茶壶，笑着张开双臂：“哟，咱们的小公主又练剑来了？”

小女孩一跃身跳到张大爷怀里，调皮地揪着他的胡子撒着娇说：“爷爷，我今天不想练剑了。”张大爷假装生气说：“那要小心爷爷以后不疼你啊。”小女孩嘻嘻一笑，跳下来甩出剑，做个鬼脸：“我跟您开玩笑哪！”张大爷一乐，摸摸胡子说：“小丫头，爷爷的胡子本来就没几根儿了。”说完好像想起些什么，问小女孩：“翠花，你赵阿姨呢？”翠花眨巴一下眼睛，做思考状，然后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不告诉你。”

张大爷被逗得哭笑不得，伸手往她脸上轻轻一刮，蜷起中指假装要弹她脑门。翠花忙伸伸舌头，提着剑转身跑了。看着她远去的

背影，张大爷抬起手腕来看看表，摇摇头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福利院东边的会客室里，一个中年男子正笑容可掬地对身边的妻子说：“全凭赵阿姨，咱们得好好谢谢她。”

赵阿姨看上去四十出头，粗眉大眼，一束头发紧紧地扎在脑后，显得干练、泼辣。听到那男子这样说，赶紧摆摆手，说：“这是两全其美的事，说不上什么帮忙不帮忙，对孩子也有好处。”对面的夫妇赶紧点头，说：“那是，那是。”

赵阿姨把桌子上的茶杯斟满，从抽屉里取出一叠纸，说：“林先生，你在这上面签个字，做个记录。”林先生接过来看着，一份递给妻子看。

赵阿姨望着两人，略带伤感地说：“要说我也真不愿意让她走，时间长了，互相都有了感情。”一旁的林太太接过话来，安慰她：“都一样，谁说不是呢？我和一建没福气，小南要不是走得早，现在也和翠花一样大了，”说着眼圈一红，快要掉下泪来。林一建赶紧把妻子的手拉过来，轻轻地对赵阿姨说：“先让她去看看孩子吧。”

赵阿姨见状马上站起来：“对，对，还是去先看看孩子。虽然照片见得多了，但再怎么说不如孩子本人见着清楚。”说完，转头向外喊：“张大爷，张大爷！”

张大爷应着声，提着茶壶从外面进来。赵阿姨伏在他耳边交代了几句，张大爷忙不叠地点头说：“哎，哎。”然后领着林太太出了门。

赵阿姨看着他们出去后回头问林一建：“你们的孩子是因为……”林一建略带伤感地接过话来说：“生病，白血病。”

赵阿姨“哦”了一声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不知道，真对不起了。”

林一建用手揉揉眼睛，摇头说：“没事，没事。”

赵阿姨等他情绪慢慢恢复后，轻轻地问：“你们今天就要带翠花走吗？”

林一建抬起头来，有些诧异地问：“不可以吗？”

赵阿姨赶紧解释说：“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我的意思是，今天不是八月十五吗？她进福利院的时候正好也是中秋节，是不是让她在这里吃完月饼再走。”

林一建点点头，说：“这个主意好，这个主意好。”

赵阿姨欣慰地笑笑，说：“谢谢你了，你们也可以在这里住一晚上，明天一早就有去黑龙江的车。”

林一建抬手看看表，说：“也行，这样也挺有意义的。”说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问：“听说她还有个姐姐？原来也在这里？”

赵阿姨点头，说：“是双胞胎。他妈去的早，爹是个伐木工人，在她们三岁时被一棵大树给压了，牺牲在森林里。这样她们才来到这里。”

林一建点点头，说：“真是两个苦命的孩子，那她姐姐现在在哪里呢？”

赵阿姨指指桌子上玻璃板压着的一幅照片说：“前年一个北京的武术教练来吉林出差，路过这里时正好看到玉花在门口练剑，一下子就相中了，然后申请办了个手续，就办到北京去跟着学武术了。后来玉花还和那个教练回来过一次，那是去年的事儿。”照片上是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子，都扎着两个小辫子，嘴巴张得老大，快乐地笑着。

林一建仔细看着照片，不断地点头，说：“这样也好，这样也好。”

赵阿姨接着说：“本来我们是想把她们俩都托付给一个人家的，也不至于分开，但是原则上又有规矩和安排。唉，很多事情都由不得人，各有各的命啊。”

林一建伤感地说：“是，是。各有各的命。”说着似乎想起了自己的孩子，摇摇头，眼圈也红了。

赵阿姨赶紧岔开话题，说：“你们来了就好了。你们也是个好人家，这下翠花跟了你们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说实在的，接她的人来了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。”说完爽朗地笑起来。

笑声也感染了林一建，他微笑着说：“我们会常常带她回来的。”

赵阿姨看看林一建，颇有感触地说：“翠花遇到你们，真是她的福气。”

“不，不，这也是我们的福气。不用见人，看照片我们就喜欢得不得了。我太太每天晚上都要看半个小时照片才睡觉呢。”说完他高兴地哭了起来。

两个人聊得正欢，门突然开了，张大爷和抱着翠花的林太太走了进来。翠花略带着一丝羞涩和紧张，头低下来，也不敢轻易说话了。赵阿姨一看，忙笑着打趣：“翠花，害羞了？”林太太爱怜地看着怀里的孩子，用手轻轻地拍打，以示安慰。翠花更加不好意思，脸微微地泛红。林一建和太太对视一眼，都会心地笑了。

赵阿姨走过来问她：“翠花，这位阿姨好不好？”

翠花用蚊子般的声音哼哼：“好。”

张大爷插一句：“为什么好啊？”

翠花不说话，看着手里一大把的糖果，那神态把大家都逗笑了。翠花觉得有点害臊，从林太太身上挣脱下来，藏到了赵阿姨身后，再也不肯出来。

林一建被她逗得直乐，问她：“翠花，告诉我你几岁开始练的剑啊？”

翠花回答这个倒是爽快：“不知道。”众人又笑倒一片。

林一建笑着说：“那你来给我们表演一下吧。”

翠花不说话，转头怯怯地看着赵阿姨和张大爷。看到两人分别用眼神鼓励，她这才提起地下的剑，耍了起来。别看她年岁小，剑挥

舞起来却是虎虎生风，闪转腾挪也很有点架势。翠花舞了一通，立定挽个剑花，给众人行了个礼。大家都鼓掌叫起好来。

翠花显然经常在别人面前表演剑术，很大方，她向大家点点头，走到墙角立了剑，再走回到赵阿姨身边，步履轻盈，颇有大家风范。

林太太喜欢得要命，过来抱起翠花就亲，嘴里还“宝贝”“宝贝”地叫个不停。林一建和赵阿姨，以及张大爷看着他们，脸上荡漾起欣慰的笑容。

赵阿姨等林太太亲热够了，对翠花说：“你喜欢这个阿姨吗？”翠花也不说话，点点头。林太太脸上马上绽开了花，乐得频频点头。张大爷走过来说：“翠花，阿姨带你去她们家玩好吗？”不等翠花答话，林太太插嘴说：“我家里有好多好多好玩的玩具，还有好多动画片。”

翠花抬起头认真地问：“那你带赵阿姨和张爷爷一起去吗？”张大爷笑着看她，眼里却泛起了泪花。

赵阿姨倒是大大方方走过来，说：“阿姨和张爷爷还得工作，不是吗？你可是最懂事的孩子啊。”翠花继续问：“那小宝和杨杰去吗？”赵阿姨说：“他们太调皮，这次只允许好孩子去。”翠花笑了，说：“真的吗？”林一建过来说：“真的，真的。你是个好孩子。”翠花想了想，说：“那好吧。”

林太太一把抱起她来，连连说：“好孩子，好孩子。”

3

首都，一个让无数人为之向往、激动的地方。和每个初次来首都的孩子一样，玉花对北京的一切都显得格外好奇：天安门、毛主

席纪念馆、英雄纪念碑、人民大会堂，这些建筑物都在小玉花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很快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，玉花也逐渐地融入了这个城市，适应了这里的生活。北京的大街小巷都伴随着她的成长，一如在武术队里的生活，每天都有新的感受，但同时又让她习以为常。看起来，她已经和在北京长大的孩子没有任何的区别，言谈举止都有了那种大城市孩子们特有的感觉。

和每个普通的日子一样，在市武术队的训练基地里，教练萧锐正指挥着一拨小队员们练得热火朝天。玉花梳着两个缠着红发带的辫子，夹杂在一帮孩子中间，显得非常醒目。

自从来到北京以后，玉花就像完全换了个人，不但懂得礼貌，而且变得更加懂事，从来不像本市的孩子那样调皮捣蛋，甚至没有一次被萧锐教练批评过。她不但刻苦练习武术，而且对生活上的任何细节也都能自立，就像是一个早熟的小大人。

萧锐看着认真训练的玉花，一丝怜惜拂过心头，转而对大家说：“孩子们，先练到这里吧。今天是中秋节，大家洗洗澡，干干净净地回家和爸爸妈妈吃月饼了！”孩子们听罢，高兴地四散开来，像一只只调皮的小耗子四处乱窜，奔跑中夹杂着“萧教练再见！”“李一帆，下午去我家玩电子游戏去！”之类的话语。玉花默默地走到衣柜边，把自己的训练服换下，然后弯腰解鞋带儿。

萧锐走过去，拍拍她的肩膀：“玉花，走，咱们去看爷爷奶奶。”玉花抬起头来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喜悦，说：“好啊，我想奶奶已经想了整整一个星期了。”萧锐笑笑，看着眼前这个懂事的孩子，挽起她的手，一起向门外走去。

萧锐的父母已经退休了，一直赋闲在家，家里因为有了两个“闲人”，也显得更加整洁、卫生。老爷子没事儿的时候喜欢写书法，提笔画画儿，屋子被他的一些字画装扮得像一个庞大的书房，